

## 智者慧心

### ——论杨绛创作的艺术魅力

王燕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

**摘要:**智性写作展现了杨绛创作的艺术魅力,具体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不着痕迹”的“精练圆整”,半透明的修辞技巧,以及理性节制的情感吐露,理性与灵动并存的智者慧心勾勒出独特的艺术世界。这种纯艺术的追求与杨绛独立的写作姿态有关。

**关键词:**杨绛;技巧;修辞;情感;写作姿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4-0047-05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绛发表了一些随感,如散文《阴》、《喝茶》、《听话的艺术》、《窗帘》等。它们或是民间传说优美迷离的抒情想象,或是日常生活抽丝剥茧的哲理升华,字里行间飘逸着娓娓动人的诗情画意,初露江南世家才女灵动华美的艺术气质。四十年代,羈留沦陷区的杨绛,无论是《喜剧两种》还是小说《倒影集》(五十年代出版),都刻意回避现实矛盾,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中挖掘幽默情趣,文笔日趋朴素而精炼,可谓冷看世情、笑侃人生,表现出知识女性的理性与才情。七十年代末,一度遁入翻译“借尸还魂”<sup>[1]108</sup>的杨绛,挟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等精品重返文坛,当年的璞玉经岁月磨洗越发晶莹润泽。这一时期,思想日趋成熟的杨绛不再局限于冷眼旁观,而以知识分子的个体经验感受生活,融智者慧心于文字,在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里追怀往昔,眷念故人,道尽世事沧桑,还原生活真相,其创作尽展理性灵动、简朴蕴藉的智者慧心和精妙圆熟的艺术魅力。

#### “不着痕迹”的“精练圆整”

杨绛作品同时散发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深刻和江南女性的含蓄灵动,精致柔润的底蕴深深植入了她的气质层面,成为一种宛若与生俱来的精神力量,随着她睿智流畅的语言徐徐在文本中吐纳。智者慧心,杨绛如高明的弈棋手般“不着痕迹”地

从容经营着她的文字世界。

杨绛十分重视谋篇布局。她认为“小说有布局,就精练圆整,不致散漫芜杂……作者当然插手安排了定局,不过安排的轻巧,不着痕迹。”<sup>[2]597</sup>在杨绛看来,小说是虚构的,但却是现实生活的浓缩和提炼,小说里隐藏的秘密、生活的细枝末节都不是偶然的,是作者精心安排,为情节的发展和高潮铺设的,作者谋篇布局的高明才能不让人觉得有人为的痕迹。

杨绛的“不着痕迹”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大笑话》是一篇很精致的小说,讲述北平高等学术研究机构“平旦学社”的家属院“温家园”里发生的故事:化学王博士去世后,未亡人陈倩应丈夫同事的邀请处理后续事宜,其实邀她来京的真正目的是一场相亲。小说主要线索就随着这场相亲的安排展开,林子榆太太谢逸群为陈倩介绍大夫赵守恒,顺便打击情敌朱丽的气焰(朱抢走了谢的旧情人赵守恒)。戏剧性的是,素面寡淡被笑为“高汤”的陈倩却让林子榆怜惜,萌生出一丝暧昧的情愫,两人心照不宣的朦胧爱恋成了小说的另一条线索,精明的朱丽很快觉察到隐情,设下圈套陷害林、陈,打击报复了谢逸群。“丑闻”很快传遍“温家园”,林、陈名誉扫地,谢逸群被人笑话“赔了夫人又折兵”,陈倩在太太们的哄笑声中被“赶”出“温家园”。回程的火车有节奏地撞响铁轨,仿佛回旋的嘲笑“大笑话,大笑话”,声声撞击

收稿日期:2010-10-13

作者简介:王燕(1969-),女,江苏镇江人,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着陈倩的耳朵,同时也简洁明了点出小说主题。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几幕日常生活场景:相亲、吃冰、约会,寥寥数笔刻画出各类人物性格,在情节的自然发展中展示人物形象,并以太太们的议论作为强有力的结尾:“猪屎拌牛屎,你知道谁是谁非?你管他谁是谁非!”<sup>[3]51</sup>此时,作者创作的意旨才凸现出来:一群养尊处优、物质富裕精神空虚的太太们,在被圈养的百无聊赖中热衷于探访隐私、无事生非、寻找刺激来打发时间。杨绛用神笔挖苦了所谓知识精英及家属无聊庸俗的面目。

小说《玉人》也同样构思巧妙。女教师田晓整理书本发现一首旧诗,得知丈夫郝志杰心里藏有一个“玉人”,非常伤心地吃着“干醋”。逃难途中郝志杰摔断了腿,只能临时租借一处房子养伤,田晓尽管哀怨,依然尽心尽力照顾着丈夫,并为了争取合理权益,与女房东机智地周旋与较量。小说极力描绘了一个好吃懒做、俗艳自私的女房东,夫妻俩都对其小算盘充满鄙视。直到结尾处,作者才安排郝志杰与女房东见面:原来时过境迁造化弄人,如今的市井妇人,就是他心中恋恋难舍的昔日“玉人”。故事戛然而止,意味深远无穷:美好的人事永远只能留在记忆深处,不要轻易触碰和探究,容颜经不起时间和环境的磨蚀,品性可能亦然!

杨绛作品的“精练圆整”还在于她叙事的灵活多变。她早期的小说《倒影集》和剧本《喜剧两种》,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来结构故事,这种全方位考量有利于作者泼洒笔墨,随心所欲地描摹各色人物的言行,细致入微地反映生活,取得灵活的表达效果。新时期的《回忆两篇》、《干校六记》、《杂写与杂忆》等散文中,作者转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和“自序传”的艺术形式,叙事视角的变化有利于作者的主观融入,创作不再局限于冷看世情,更注重表现个体心灵感知下的现实人生,以小文本折射大视野。叙述视角的变化,以及对文体的多种尝试使得杨绛的创作鲜活而充满生机。《干校六记》模仿文言小说《浮生六记》的框架,以“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个主题,分别记述了杨绛夫妇在下放劳动过程中的六个侧面,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的心理感受。六个片段均可独立成篇,缀连起来却是一个有机整体,并无累赘和重复的感觉,可见作者在选材布局上的精心和高明。高超的艺术经营,使《干校

六记》成为八十年代散文的压卷之作。《将饮茶》中把梦境描写成了别开生面的序言“孟婆茶”,侧面交代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我们仨》中这种尝试更为明显,以一个古驿道上的“万里长梦”,表达追随亲人的踪迹与温度,宁可长睡不醒的愿望。

杨绛的“不着痕迹”更表现在叙事语言的圆熟中。她擅长讲故事,语言传神贴切,善用反讽,塑造人物妙趣自然。如田晓无意得知俗艳不堪的女房东正是丈夫心目中的昔日“玉人”时,杨绛写道:“志杰不免还要发他的‘牛脾气’,田晓照样说:‘找你的玉人去吧!’于是她嘴角的细酒涡一现,加上一句苏白:‘有空来白相相,又两圈小麻将……’”<sup>[3]79</sup>传神的语言、白描手法和写意精神形成独特的人文气息,将田晓得理不饶人、揶揄丈夫、瞧不起“玉人”的得意情态生动地表现出来。《弄真成假》中周母担心儿子大璋私奔后人财两空,急切地闯入张府寻子,一进大厅就嚷开了:“哎呀,亲家太太……可是讲情理呢,我们到底是男家,男比女大,阳比阴贵,倒让你们女家压没了我们男家,只怕皇帝家也没有这个规矩。”<sup>[4]446</sup>一个外强中干又庸俗可怜的市井老妇人形象跃然纸上,生动的言语与人物的身份性格非常贴切。反讽的语调有时能获得强烈的寓意效果,杨绛散文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sup>[4]5</sup>淡然的话语中蕴涵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灾难的深刻同情和对历史悖谬的声讨。“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sup>[4]7</sup>有的时候正话反说起到的作用是事半功倍的。

“不着痕迹”的“精练圆整”,得益于杨绛深厚的学养积累,也与她的创作观念有关。作为书痴才女,她积累了深厚的国学素养,在牛津大学陪读时期,她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英文小说并作笔记。英国小说鼻祖菲尔丁的理论(如小说家必备的条件有四个:天才、学问、经验和爱人类的心),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等优秀小说,深深影响了杨绛。她在《倒影集》序言“致读者”中明确说写故事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消遣休闲,如果读者还觉得有点意思,那是更高的愿望。因此,杨绛养成了睿智幽默的轻松文风,致力于讲好故事。另外,她认为“文字表达的技巧,更在故事之外,只能从文字里追求。用对话写人物,‘话’是心

声。”<sup>[2]602</sup>可见,文字也是杨绛锤炼的重点,无论人物对话,还是叙事语言,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厚的文字修养和强烈的言外之意,不着痕迹而风流尽得。

### 半透明的修辞手法

杨绛如神奇的魔法师善于点石成金,她的小说喜用比喻、象征手法,以半透明的修辞效果,传递出珠圆玉润的艺术质地。所谓半透明,即不直接表达主观倾向和褒贬态度,借助修辞或象征手法,把作者的意图隐晦地传达给读者,力图在修辞和现实之间营造一种气场,让读者心领神会之后生发联想,从而取得朦胧的艺术效果。

杨绛作品里的比喻很多,喻体也有独特的选择。例如,《小阳春》里写教授俞斌渴慕着年轻学生——黑牡丹似的胡小姐,渴望在胡小姐身上寻找春天的感觉,来滋润他麻木和迟钝的心灵,重温年轻的罗曼蒂克情怀,填充他孤寂无聊的心房。俞斌散步时也忍不住想象着好事,不能自己,杨绛为了表现他这种复杂的兴奋情绪,写道:“他的兴致象刚去盖的汽水瓶里的泡沫,骨嘟嘟往外直冒”,“他只觉得一对脚尖儿,着了魔似的站立不定,不由自主地想跳舞。”<sup>[5]33</sup>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早已过了冲动的年龄,怎奈旷日久早的情感沙漠忽遇甘霖,春心荡漾难以抑制,兴奋和喜悦不由自主地往外“冒”,怎一个“兴致”解得了妙处?这两个半遮半掩的比喻,绝妙地活化了俞斌的神态,又不至于流俗。“钟打十下,俞斌如梦初醒地跳起来,浑身轻健的两步并作一步,哼着‘小耗子,上灯台……’跑进房间。”<sup>[5]39</sup>暧昧朦胧的背景,欲行又止的心理,如梦似幻的感觉,俞斌飘飘地似乎脱离了尘世,进入自我满足的忘我境界,活脱脱地勾画出俞斌的可笑嘴脸。

《洗澡》的修辞手段更是棋高一招:通篇的象征。前言中作者如是说:“这部小说描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sup>[6]1</sup>所谓洗澡,原来是肃清遗留在知识分子头脑里的旧思想,使他们在旧我荡涤中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洗澡》共分三部,每一部的题目都有典故,用象征的寓意间接提示主题思想。“第一部采葑采菲”,语出《诗·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意

思是不因其短而舍其长,也比喻夫妻相处,应以德为重,不可因女子容颜衰退而遗弃。小说意指新中国不拘一格搜罗各式人才,也有可能是暗指许彦成和杜丽琳的夫妇关系的微妙变化。“第二部如匪浣衣”,出自《诗经》描摹弃妇的《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这句的意思是心里忧伤得像穿了没有洗的脏衣服,也可以理解为心中无比忧伤,不敢去河边洗衣服,怕映出沧桑的容颜。第二部取此名,可能有两层象征意义:知识分子如弃妇,抑郁尴尬,好比穿了“未浣之衣”,现状可悯;又如临水自鉴,憔悴撞了满怀。作者借以表明知识分子环境压抑、思想混乱,的确到了应该“洗澡”的时候。“第三部沧浪之水清兮”,出自《楚辞·渔夫》,意思是:为人处世不必过于拘泥清高——世道清明,可出来当官为民造福;世道浑浊,可与世沉浮,独善其身。作者以此暗示人生不必苦苦执着于某个目的,重要的是过程,无论身外的世界如何千变万化,人内心的高洁和道德原则高于一切。这样朦胧隐晦、半透明的修辞手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读者如何领会?杨绛借评论奥斯丁的小说时,明确说道:“小说似乎总有无所不知的作者在叙述……(奥斯丁写小说)不爱解释;读者如果不用心思或不能理解,那就活该了。”<sup>[2]603</sup>

作者试图在修辞和现实、直白和曲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尽管叙述语言很朴素,情节展开也平和,组合起来则蕴涵深厚而静气平和,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感觉。然而,有心的读者却掩卷难忘,享受了心领神会的审美愉悦——“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古典审美情趣。当然,这种半透明修辞的妙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 理性节制的“槛外人”情怀

天然的灵气,丰富的阅历,伴以知性的生活环境,使杨绛惯于敏感地体察细节,机智地反映生活。红楼妙玉以“槛外人”自况,表明清心静修不问世的高洁态度,杨绛每每站在时代的边缘,以超然的视角和“强者”的姿态俯瞰人事,在陶然自我的文字世界里笑谈人生,颇显“槛外人”之风:理性节制的情感、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淡泊含蓄的审美追求。

与同时期女作家相比,杨绛多了些理性观照,少了些情感投入;多了些幽默调侃,少了些哀怜情伤;多了些柴米油盐,少了些风花雪月……同样写

女学生,庐隐的“露莎”和丁玲的“莎菲”沉溺情爱,缠绵悱恻,对异性和情感的怀疑,对生活意义的纠结,弥漫着感伤哀怨的情绪。杨绛的小说《事业》等,主人公有她和师友的影子,使我们体验到的是乐观幽默的情怀。女性们谈论婚姻、家庭生活和事业的畅想,以坦然平静的心态面对挫折或变故。在杨绛的作品里,女性少有对男性的依赖,几乎是作为胜利者,或者说是生活与情感的主导者出现的。这种理性对感情的节制,我们还可以从《洗澡》中找到:“姚宓和许彦成都不做声,仿佛过了几千年,月盈则亏……”<sup>[6]204</sup> 无声的世界交流着难以言说的怜惜和理解,话语和动作都是多余,许彦成和姚宓的精神恋爱几近完美,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制,让爱升华是这份爱永恒的唯一出路,如果沦为现实,光环将很快消失,爱也无所依傍。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人事,不渲染作者的主观情感,这是杨绛同其他早期女作家的主要差别所在。

杨绛的作品表达情感含蓄,少有撕心裂肺的情绪体验和感性拂动,而多有沉着冷静的智性情韵。在对苦难生活的回忆中,她力避没有节制的煽情,甚至有意回避痛苦瞬间的再现和放大,而将深刻的情感蕴藏在澹泊宁静的态度中。《干校六记》的“下放记别”白描作者下放时与女儿的离别:“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离开,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sup>[8]10</sup> 黯然神伤者,惟别而已。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留下了多少难舍难分的离别场景。杨绛的送别没有渲染亲人的拥抱或抱头痛哭,只把别绪拉入了想象,想象中女儿孤独的身影牵碎了母亲的心;没有分别的话语,没有揪心的嘱咐,千言万语浓缩在凝聚的眼神里,淡淡的描写,却让人感受到离别的深深伤怀。

在《回忆我的父亲》里,杨绛以淡然的笔墨追念父亲:“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瓶罐罐儿。……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sup>[7]104</sup>

父亲的慈爱民主、学识为人和清风亮节是杨绛成长的坐标,惭愧着没能完成父亲的心愿,摸索着父亲生前的爱物,想是可以感受到血脉相连的气息。儿女的成长是以父母的衰老身亡为代价的,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萦绕在淡淡的字里行间。

杨绛文字的理性克制最明显的表现是,以“四两拨千斤”的高贵与冷静,自我化解苦难与悲痛。她的文字笑中含愤,情理相背,初读要笑,细读想哭,只有从笑中读出悲,从表面的谦卑领悟内在的自尊与孤傲,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杨绛。“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机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sup>[7]178</sup> 大凡知识分子,可以自谦自卑,却不容许他人的折辱,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在杨绛的文本里,她却惯能以平衡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苦难和悲剧,用淡淡的语调平实道来,要么超然世外,要么低入尘埃,灵魂仿佛不在场。她用笔少有抱怨泄愤之词,以自嘲的语调化解难堪,读来尽管情理相背,却能从中深切感受到无以言表的苦涩。深藏不露、波澜不惊的心绪,达观处世、泰然应对的胸襟,体现着杨绛作为“槛外人”的精神贵族气。

杨绛的文字恰如田黄美玉精巧圆润,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精练圆整”、朦胧隐晦、理性节制而充满贵族气息,这种纯艺术的追求与杨绛的自我选择和独立姿态有关。杨绛写作一不依附流派,自成一家;二不直接表现重大事件和激烈冲突,选择小插曲、小家庭的俗世人生,折射时代,剖析人性;三不投入和置身事外,采取一种俯视式的旁观姿态,在根本上异于特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出卓尔不群的独立姿态。杨绛表示“我不是堂·吉珂德”,“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幻觉中的英雄。我只是个译了些作品、写了些书、做了自己能做的事的普通人。我并未、也不可能预言什么,不存在控制、引领社会生活朝预设目标发展的奢望。”<sup>[8]146</sup> 所以,她冷看世事,并以智者慧心精益求精地追求艺术。然而,曲高和寡,过于“不着痕迹”的艺术技巧带来了娴熟却疏离了情感,文

字充满着智慧却遮掩了真诚,过度的超脱与清醒,使得杨绛很难将自己与文字浑然一体,她常常把自己定位成超越俗世的旁观者,如同她未完成的小说《软红尘里》的序言中女娲所言,“我不要求过多,只愿他们一代代求得的智慧,能累积下来,至少一脉流传,别淤塞,别枯竭。只求他们彼此之间,能沉潜一气,和协一致,大家同心同德,把这个世界收拾得完整些,美好些。可是,当今的一代鄙弃过去的一代,亿万人又有亿万个心……道不同不相为谋。”<sup>[7]289</sup>如此置身事外、俯瞰人间的视角,让人觉得她诸多的人生感悟恰如隔靴搔痒和隔岸观火,难以引发激情的迸发和情感共鸣。阅读杨绛的文字,注定有思考领悟而不会有切肤的疼痛。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这也许正是杨绛毕生追求的境界。文字的朴素、情感的蕴藉和出世的姿态,并没有遮蔽和淡化杨绛的智性写作,反而凸显了其卓尔不群的艺术魅力。

人生漫漫,杨绛一路走来,从灵动华美到含蓄幽默再到朴素蕴藉。无论是高明的弈棋手、神奇的魔法师还是静修的“槛外人”都只能是肤浅的类比,成功的作者是个案,是打磨成的钻石。扎实的文字功底、高超的艺术驾驭力、敏锐的审美感觉和淡泊的人生态度,缺一不可成为杨绛。难怪夏衍先生说:“人们都喜欢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他给杨绛80寿诞题词曰“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识,独铸伟词”,确为知人识语。杨绛优美的文字恰如流水,灵动婀娜,晶莹剔透,浑若天成般闪耀着灵光与哲思,让我们无法忽视其独特价值。或许用杨绛喜爱的作家奥斯丁的话,可以恰当地概括杨绛创作的艺术价值:“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的方面,最巧妙的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sup>[2]604</sup>。

#### 参考文献:

- [1] 杨绛. 杨绛作品精选:散文(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杨绛. 有什么好?——读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M]. 北京:三联书店,1986.  
 [3] 杨绛. 倒影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 杨绛. 杨绛散文戏剧集[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  
 [5] 杨绛. 小阳春[M]//杨绛小说集.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  
 [6] 杨绛. 前言[M]//洗澡. 北京:三联书店,1988.  
 [7] 杨绛. 杨绛作品精选:散文(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 洪子诚.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A Sophist's Wisdom: On Artistic Charm of Yangjiang's Literary Creation

WANG 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literary writing showed artistic charm of Yangjiang's literary creation. It lay in "scouring and round" of the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obscure rhetoric skills, and emotional vent that regulated by ration. As a sophist, Yangjiang outlined a special artistic world by means of her ration and smart. The pure art pursuit was related to her independent writing posture.

**Keywords:** Yangjiang; skills; rhetoric; emotion; writing posture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